



理想
心灵名著
书

真正的爱情不是四目相对，而是同朝一个方向看。

情爱论

Любовь

(保加利亚)基里尔·瓦西列夫 著
赵丹 译

情爱论

ЛЮБОВЬ

(保加利亚)基里尔·瓦西列夫 著
赵丹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爱论/(保)基里尔·瓦西列夫著；赵丹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4

(理想图文藏书·心灵名著)

ISBN 978-7-5396-4224-6

I. ①情… II. ①基… ②赵… III. ①爱情—研究
IV. ①C91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9410号

出版人：朱寒冬

丛书统筹：岑杰

策 划：千喜鹤文化

责任编辑：岑杰

特约编辑：张秀琴

图片解说：大雅堂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电话：(010)69505445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6 字数：360千字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引言

我们将在这本书里谈谈爱情，这种产生自男女之间的、像无形的电弧般强大的、精神和肉体的吸引力。

爱情给人类带来欢乐，也带来深深的伤痛。自古以来，人类就渴望了解这种情感的秘密，并试图洞察它的本质。

各个时代关于爱情的论断和格言都非常丰富，其中既有诗意的赞美也有满腹的抱怨，既有虔诚也有庸俗，既有喜悦也有痛苦，既有少不更事的胡闹也有对命运的诅咒。世界各民族的诗歌都曾热情洋溢地歌颂过人类爱情的伟大力量。

然而，关于人的科学却从没有密切关注过这个古老而永恒的艺术主题。也许，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研究对象本身极为复杂，需要从生物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学科对它进行综合研究，因为爱情把生物蛋白质的产生与社会关系、心理奥秘以及无限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毋庸置疑，目前存在着人的个性不断理性化、其社会和精神本质不断“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趋势。这里所说的不是情感注定要消亡，而是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否定性后果，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应当逐一克服。然而，人类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情感贫乏化，这种威胁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1935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原子”这一术语只有三页的篇幅，而“爱情”有十一页。这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但1966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却破坏了这种平衡，给术语“原子”慷慨地分配了十三页，而“爱情”却只有一页。

当然，理性的迅速“膨胀”完全是当代科学认知不断发展的自然趋势。然而，我们是否能够认同，爱情这种永远不断变化、完善和发展，帮助人类获得潜在的永生并进化后代的良性力量，如今失去了应有的关注？

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了爱情的美好作用和巨大力量，并从全宇宙的角度把爱情理解为存在的起源和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赫西俄德在《神谱》中讲述了地神盖亚从混沌的深渊中诞生的故事，而金色卷发的厄洛斯神与她同时诞生。根据后期的神话传说，这个神奇而热情的性爱之神是阿弗洛狄忒的儿子，他的名字象征着心理冲动、执著的追求和宇宙各个部分的结合。他必须要干涉和积极地参与天界和地界的一切事情。

还有厄洛斯——不朽诸神中最俊美者，能令所有的神明和所有的人魂不守舍，扰乱他们的心智和缜密的筹划。

厄洛斯的存在有着复杂而矛盾的倾向性，这在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里得到了体现。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辩论会上。七位名人聚集在其中一人阿伽松的家里享用酒宴，他们一致决定每一个到场者都要说出自己对爱情的看法。柏拉图借赴宴者之口表述了自己的爱情哲学。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甚至相互矛盾。按照柏拉图的看法，每个人都说出了一部分真理，无论谁的观点都无法被逻辑论据完全推翻。



《神谱》插图 | 法国 | 勃拉克

斐德罗说，“厄洛斯是最古老的神，是诸神中最光荣的神，是人类一切善行和幸福的赐予者，无论对活人还是对亡灵都一样。”

鲍萨尼亞确信有两个厄洛斯，一个是大地上的爱神厄洛斯，他“善于随意行事”，追求享受，却不追求美，因此“下等人”爱的就是他。另一种爱是天上的爱，“没有沾染情欲”。厄律克西马库补充说，厄洛斯具有无限的权力和力量，他不仅存在于人类神秘的内心世界，还作为普遍的存在追求“存活于所有动物和植物体内”。

阿里斯托芬接过话题，认为爱情源自人体的两极分裂。情欲就是渴望把被分割开的身体恢复为辩证统一的本质。传说很久以前人类是一种特殊的“球形”生物，他们有四只手，四只脚，有两张脸，分别朝向相反的方向，有一个头，四只耳朵。人类越来越胆大妄为，这让奥林波斯山上的诸神十分担忧。宙斯决定将人劈成两半，就好像“人们腌制浆果前将其切开或用细丝切开鸡蛋一样”，这样一来每个人就不能用四条腿走路，而是用两条腿，人的力量因此便弱小了。然而，人类的身体被劈成两半之后，“每一半都渴望奔向自己的另一半”，他们“手臂缠绕拥抱在一起，痴痴地梦想合为一体”。地上的爱情就这样产生了。

阿伽松说道，厄洛斯是最年轻的神祇，他不会变老，“永远年轻”。他的力量就是美，每一个碰到爱神的人都会“成为诗人”，厄洛斯“使我们消除了隔阂，聚在一起”。

在苏格拉底论证爱情的矛盾本质的哲学思辨中，形象地体现出了柏拉图的这套爱情见解的实质。厄洛斯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对自身所缺少的东西的那种追求。他“勇敢，强壮……一生都在研究哲学，是个手段高明的巫师和诡辩家”。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他那生气勃勃的力量的威力和影响。厄洛斯表现出了意识对美的渴望和永不满足，他“不永生，也不死亡：在一天之内，如果他的事情进行得顺利，他可以活着并焕发出青春活力，否则就会死去……再重生”。所以，大家都在他的权力控制下孕育、生产，有的人用肉体，有的人则用精神。一开始厄洛斯先让人爱上肉体，但这只是爱的低级形态。意识会逐渐超越众多身体的美貌，最终到达思想王国，获得纯粹精神的抽象的本质。

古希腊、罗马思想在拿爱情故弄玄虚的同时，也指出了科学地研究爱情的途径。千百年来，人们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发展柏拉图的猜想。现代科学思想同样也试图挖掘出这种现象的本质，确认爱情是一个综合现象，是男女之间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互吸引，是他们基于传宗接代的本能、为获得强烈的精神和肉体享受而进行的交往。

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激情。费尔巴哈写道，“爱就意味着做人”。哲学应当在研究这种人类存在的崇高情感的本质和社会功能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录

第一章 肉体的精神化...3

- 一、柏拉图式的臆想之爱...4 | 二、肉体与精神的结合
...17 | 三、动物有爱情吗? ...29 | 四、爱情的社会性...38

第二章 男人和女人...53

- 一、永恒的夏娃背负着诅咒...54 | 二、颂扬男人及男人后来
的贬值...70 | 三、虽有差异，但价值相等...83

第三章 疯狂与理性...117

- 一、性爱的结构...118 | 二、疯狂的还是理性的? ...122 |
三、性本能与意识...134 | 四、感知形象...144 | 五、情
绪...148 | 六、主动性与稳定性...171 | 七、性爱的多样性
...180 | 八、理性战胜疯狂...191

第四章 感觉与爱情...197

- 一、感官的作用...198 | 二、视觉...201 | 三、听觉...216
四、嗅觉...222 | 五、触觉...230 | 六、各种感官的相互作
用...239

第五章 关系的审美化...249

- 一、爱情与美...250 | 二、艺术的作用...273 | 三、舞蹈、音乐、雕塑、绘画...278 | 四、文学...298 | 五、如美酒般醉人的话语...301 | 六、甜蜜的罪恶...310 | 七、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324 | 八、心灵的解放...339 | 九、通感的魅力...348

第六章 爱情对象的选择...353

- 一、不可替代的他和她...354 | 二、理想对象的样貌...369 | 三、选择标准...391 | 四、感知的完整性...419 | 五、美容、时尚与爱情...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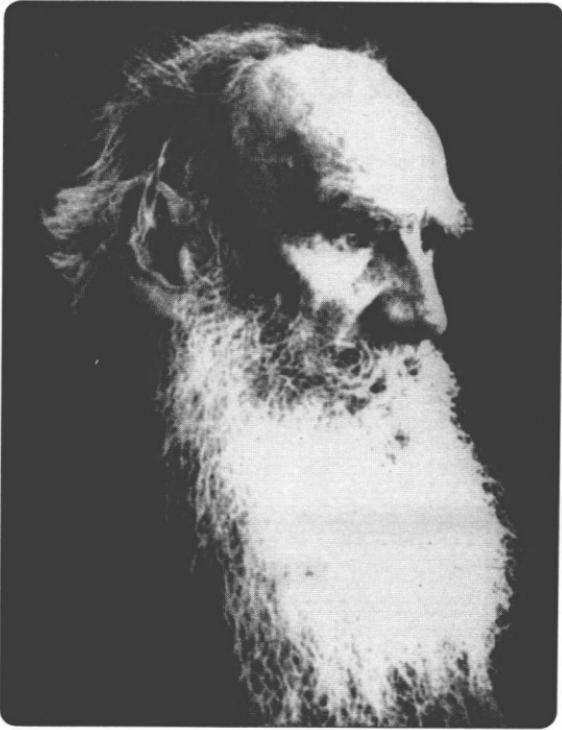
第七章 爱情与人的命运...443

- 一、爱情悲剧...444 | 二、自由、灵感、幸福...456

附文 爱的哲学...473

情爱论

(保加利亚)基里尔·瓦西列夫著



列夫·托尔斯泰

第一章
肉体的精神化

多少世纪以来，男女爱情问题一直是哲学、宗教、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界激烈争论的对象。其首要原因是爱情问题与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他所受的教育和社会行为密切相关。一定时代的阶级斗争往往从意识形态上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人的隐秘情感本质与道德本质问题上的分歧。

各种研究和观察表明，男女之间的性需求和传宗接代的本能是爱情的推动力和内在本质。得出这个结论依靠的是科学哲学方法论和对社会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认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整个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当然就是活生生的人类个体的存在。所以，首先需要确认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体的身体构造以及由此决定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无论是生命自身通过劳动进行的生产，还是通过生育对他生命的生产，双重性立刻显现出来：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则为社会关系……”¹

社会生活的辩证法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对爱情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要从探讨人的生物学本质开始。只有穿过性欲的神秘迷宫，才能找到通往男女隐秘的高级精神生活空间的路径。

一、柏拉图式的臆想之爱

多少世纪以来，承认性欲是爱情的基础往往会引起禁欲主义者的愤懑。对异性的不知羞耻的动物式欲望可以说成是人类崇高爱情的内在意义吗？难道受到宗教谴责的性行为直到今天还要来玷污文明社会的道德纯洁吗？

神智学者和神秘论者常常论及所谓的“神圣爱情”和爱情

¹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19，28页。

的“永恒”魅力。这种爱情是受到上帝庇护的一种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短暂交往和接触，只有上帝才能把爱情的奇迹仁慈地赐予人类。

东正教神圣教规的宣扬者、禁欲主义者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戈列茨曾用自己的著作鼓励人进行精神斗争，抵抗住魔鬼的肉体诱惑的考验。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教导人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如何让心灵保持纯洁清白，如何抵御魔鬼玷污心灵圣洁的企图。

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戈列茨这样写道：“要回避一切可能对你的肉体平静造成纷扰的因素，特别要回避与异性交往。如果你非要与异性交谈，说话时间不要太长，同时要保持谨慎和相当程度的严肃。你讲话要客客气气，要非常内敛，而且不能表现出好感。”尼科季姆建议基督徒在与异性交往时要谨言慎行，因为这时“致命的肉欲和激情几乎随时会掺杂进来，并渐渐地渗入心灵最深处，让人丧失理智”。

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观在《新约圣经》（以下简称《新约》）、《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都有所体现。但是，《旧约圣经》（以下简称《旧约》）作为占《圣经》大半篇幅的基督教的神圣经书，其中却饱含着与这种禁欲主义道德相悖的、热爱生活的哲学思想。从实质上看，《旧约》反映出了犹太教形成这一历史阶段中父权制条件下的关于性生活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新约》所宣扬的见解完全相互矛盾。《旧约》中并没有对两性问题提出诘责。其中描写的男女两性关系不带有任何虚伪的禁欲主义色彩，只是一种符合创世主意志的完全自然的关系。在《旧约》中，全能的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对他们

说：“要生养众多。”我们还可以在旧约中发现所罗门的那首高亢的爱情颂歌——《雅歌》。而《新约》中的爱情典范却是禁欲主义的贞洁。

于是，关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就出现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显然，基督徒们更愿意遵从《旧约》的原则生活，而按照《新约》的要求去祷告和忏悔。这一矛盾可能极大地加重了人在上帝面前的罪恶感。

因此，柏拉图式爱情的根源来自《新约》。这种爱情谴责“基督”对性行为的放任，继而必然促使人产生狂热的情绪，感觉自己“像天使般无瑕”，以便洞察意识在无限宇宙中的强大。男女飞翔在云端，享受着“纯粹的”精神愉悦。他们的嘴唇永远不会亲吻，手臂总是挽着虚空，思想很模糊而且神秘。人的这种无肉体的爱情只是一种幻想，它会使人相互疏远。

柏拉图式的爱情往往带有反女权主义色彩。那些宣扬柏拉图式爱情的人不仅对两性关系嗤之以鼻，而且还对妇女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没有肉体接触的灵魂的融合就是柏拉图式爱情的目标。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双方获得永恒的幸福。

20世纪初，奥托·魏宁格在自己的那本轰动性著作《性与性格》中指出，性欲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它与柏拉图式的爱情很相似。他说，“爱情和情欲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它们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对立，当人们真正恋爱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与爱人的肉体结合。那种确定自己爱着某个女人并想占有她的人一定是在撒谎，要么就是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情……性欲随着肉体的逐渐亲近而增强，爱意却是当爱人不在身边时越来越浓厚，爱情的维系需要分离，需要一定的距离……毫无准备地与爱

人的肉体发生接触会使真正的爱情死亡，因为肉体接触会引起对性的迷惑，从而瞬间消灭爱情……

“因此，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存在的，虽然精神病学教授们根本就不承认它。我甚至可以说，只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除了它之外，所有被称之为爱情的东西不过是一些下流勾当而已。爱情只有一种，那就是对贝阿特丽齐¹的爱，对圣母的敬仰之情。只有巴比伦淫荡的王妃才是为性而生的”²。

革命前俄国著名神秘主义理论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也是这种所谓“理想的爱情”的捍卫者。他作为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对唯物主义持反对态度。索洛维约夫认为，从传宗接代的本能出发去研究爱情的精神因素是十分错误的。

他写道，“如果世界意志特别关注某个人的出生，那么，它就应当采取特殊措施来保障获得所期待的成果，根据这一理论的意思，即世界意志应该唤醒父母们身上的特别强烈的情欲，以便消除一切妨碍他们结合的因素……

“然而，我们实际上却看不到情欲力量和传宗接代之间存在任何类似的对应关系。我们首先碰到的是这种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的事实，那就是最强烈的爱情往往是一种单恋，它不会产生伟大的后代，而且根本不会孕育出任何后代……

“把两性爱情的意义视为合理的生殖，就意味着承认，两性爱情的意义根本不允许爱情的存在……

“个人的热烈爱情从来都不是为传宗接代的目的而服务的工

¹ 但丁《神曲》中的人物，但丁的爱人。（译者注）

² 奥托·魏宁格，《性与性格》，圣彼得堡，1908年，第283页。